

國府文官處

徐文官長

蘇公

惠存

王大同敬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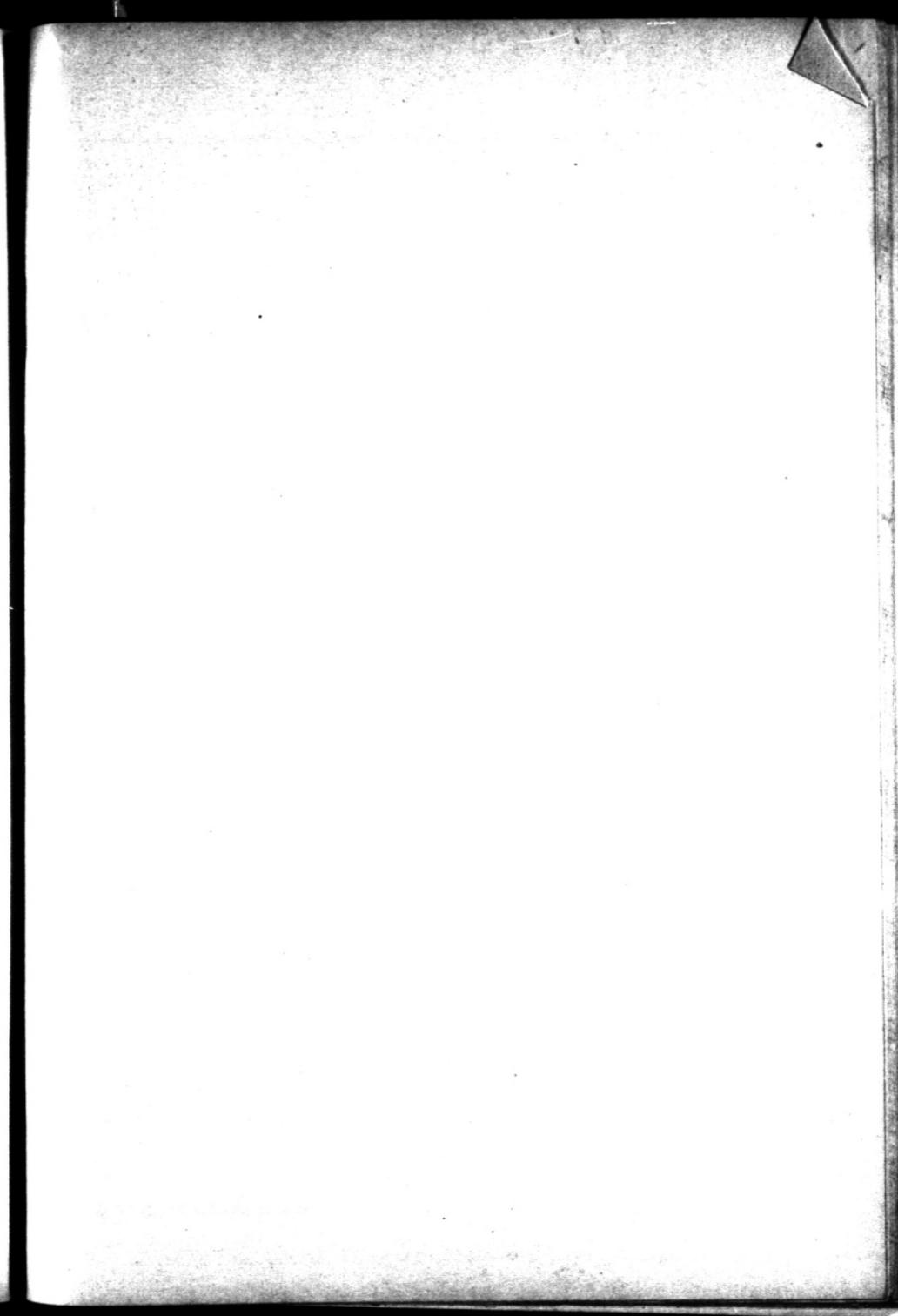


陽

明

學

第一卷
第五期



陽明學 第一卷 第五期

目錄	一——二
講義	一——八
論著	九——一八
文選	一九——二六
詩選	二七——三〇
附刊	三一——三三

目

録

二

陽明學講義

王心湛講

良知即是易（續上）

此題上期所講 曾舉其要而言之 今於陽明論學書中與傳習錄所載 又得數條 續爲講述 陽明答歐陽崇一書 本論不逆不億而先覺 而其中引證易語 義足相發 如云「良知之在人心 亘萬古 塞宇宙 而無不同 不慮而知 恆易以知險 不學而能 恆簡以知阻 先天而天不違 天且不違 而况於人乎 况於鬼神乎」「君子學以爲己 未嘗虞人之欺己也 恆不自欺其良知而已 未嘗虞人之不信己也 恆自信其良知而已 未嘗求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 恆務自覺其良知而已 是故不欺則良知無所僞而誠 誠則明矣 自信則良知無所惑而明 明則誠矣 明誠相生 是故良知常覺常照 常覺常照 則如明鏡之懸 而物之來者 不能遁其妍媸矣 何者 不欺而誠 則無所容其欺 苟有欺焉 而覺矣 自信而明 則無所容其不信 苟不信焉 而覺矣 是謂易以知險 簡以知阻 子思所謂至誠如神 可以前知者也」易所謂易以知險 簡以知阻 世儒所注 意多晦澁 如陽明所言 本非釋易 而發揮易理 何等透切 至於疏說論語本文 歸宗良知 義最正確學者於此 切勿輕忽讀過 至要至要 「傳習錄 問 良知一而已 文王作彖 周公繫爻 孔子贊易 何以各自看理不同 先生曰 聖人何能拘得死格 大要出於良知同 便各爲說何害 且如一園竹 只要同此枝節 便是大同 若拘定枝枝節節都要高下大小一樣 便非造化妙手矣

汝輩只要去培養良知 良知同 更不妨有異處 汝輩若不肯用功 連筭也不會抽得 何處去論枝節」 夫言豈一端而已 亦各有所當也 仁者見仁 知者見知 學者當睽而知其類 異而知其通 則知殊塗同歸 其道一也 「問 易 朱子主卜筮 程傳主理 何如 先生曰 卜筮是理 理亦是卜筮 天下之理 孰有大於卜筮者乎 只爲後世將卜筮專主在占卦上看了 所以看得卜筮是小藝 不知今之師友問答 博學 審問 慎思 明辨 篤行之類 皆是卜筮 卜筮者 不過求決 狐疑神明吾心而已 易是問諸天 人有疑 自信不及 故以易問天 謂人心尚有所涉 惟天不容僞耳」 所謂問諸天 天卽良知 故云神明吾心而已 「或問至誠前知 先生曰 誠是實理 只是一個良知 實理之妙用流行就是神 其萌動處就是幾 誠 神 幾 曰聖人 聖人不貴前知 禍福之來 雖聖人有所不免 聖人只是知幾遇變而通耳 良知無前後 只知得現在的幾 便是一了百了 若有個前知的心 就是私心 就有趨避利害的意 邵子必於前知 終是利害心未盡處」 此條不言易 而深明易之要旨 與上條合看 則相得益彰 而義尤詳盡 至謂邵子必求前知利害心未盡 其示人以學易之正義 於此可見 易云 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 其唯聖人乎 吾人學易 當於此三致意焉

聖人可學而至

「良知良能 愚夫愚婦與聖人同 但惟聖人能致其良知 而愚夫愚婦不能致 此聖愚之所由分也」

陽明論學 以此爲前提 故此數語 常常言之 所謂致知與不能致 卽立志與不能立志 故云 有必爲聖人之志 聖人可學而至「陽明說 聖人亦是學知 衆人亦是生知 問曰 何如 曰 這良知人人皆有 聖人只是保全無些障礙 兢兢業業 翼翼翼翼 自然不息 便也是學 只是生的分數多 所以謂之生知安行 衆人自孩提之童莫不完具此知 只是障礙多 然本體之知 自難泯息 雖問學克治 也只憑他 只是學的分數多 所以謂之學知利行」又說 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 惡惡如惡惡臭 便是聖人 但初時聞之 覺甚易 後體驗得來 此箇功夫著實是難 如一念雖知好善惡惡 然不知不覺又夾雜去了 才有夾雜 便不是好善如好好色 惡惡如惡惡臭的心 善能實實的好 是無念不善矣 惡能實實的惡 是無念及惡矣 如何不是聖人 故聖人之學 只是一誠而已」何廷仁 黃正之 李侯璧 汝中 德洪 侍坐 先生顧而言曰 汝輩學問不得長進 只是未立志 侯璧起而對曰 琪亦願立志 先生曰 難說不立 未是必爲聖人之志耳 對曰 願立必爲聖人之志 先生曰 你真有聖人之志 良知上更無不盡 良知上留得些子別念掛帶 便非必爲聖人之志矣」于中 謙之 同侍 先生曰 人胸中各有箇聖人 只自信不及 都自埋倒了 因顧于中曰 爾胸中原是聖人 于中起 不敢當 先生曰 此是你自家有的 如何要推于中又曰 不敢 先生曰 衆人皆有之 况在于中 却何故謙起來 謙亦不得 于中乃笑受「先生鍛鍊人處 一言之下 感人最深 一日 王汝止出游歸 先生問曰 游何見 對曰 見滿

街人 都是聖人 先生曰 你看滿街人是聖人 滿街人倒看你是聖人 一日 董蘿石出遊而歸 見先生曰 今日見一異事 先生曰 何異 對曰 見滿街人 都是聖人 先生曰 此亦常事耳 何足爲異 蓋汝止圭角未融 蘿石恍見有悟 故問同答異 皆反其言而進之 洪與張叔謙 黃正之 汝中 丙戌會試歸 爲先生道途中講學 有信有不信 先生曰 你們挈一個聖人去與人講學 人見聖人來 都怕走了 如何講得行 須做得愚夫愚婦 方可與人講學 洪又言 今日要見人品 高下最易 先生曰 何以見之 對曰 先生譬如泰山在前 有不知仰者 須是無目人 先生曰 泰山不如平地大 平地有何可見 先生一言翦裁 剖破終年爲外好高之病 在座者莫不悚懼

「先生曰 惟天下之聖 爲能聰明審知 舊看何等玄妙 今看來原是人人自有的 耳原是聰 目原是明 心思原是審知 聖人只是一能之爾 能處正是良知 衆人不能 只是個不致知 何等明白簡易」 綜觀陽明諸說 本體功夫 莫不隨機指示 至喫緊勉人 要在立志 立志之說 詳見上期講錄 今恐學者未了 復爲引證注脚 儒謂立志 佛說發心 修學之要 無過於此 如華嚴云「初發心時 便成正覺」 陽明云「立志而聖則聖矣 立志而賢則賢矣」 華嚴云「成就慧身 不由他悟」 孔子曰「爲仁由己 而由人乎哉」 須知學聖至聖 學佛至佛 皆吾人分內事也 切莫自棄

明是非

孟子云「是非之心 知也 是非之心 人皆有之」 此乃真是真非 卽所謂良知 良知本人人所同 故是非本人人一致 所謂真者 誠而已矣 無雜無僞 雜者 非本體之念 卽是私念 私念起則是非混淆而不明 僞者 背真逐妄 妄想執著 則是非顛倒而不真 此皆由於不能致其良知 故去妄卽真 只是致知 至於如何致 則陽明之言 最爲切要 陽明說「爾那一點良知 是爾自家底準則 爾意念著處 他是便知是 非便知非 更瞞他一些不得 爾只不要欺他 實實落落 依著他做去 善便存 惡便去 他這裏何等穩當快樂 此便是格物的真訣 致知的實功 若不靠著這些真機 如何去格物 我亦近年體貼出來如此分明 初猶疑只依他 恐有不足 精細看 無些小欠闕」 這一段話 我曾講過 今又提出來重講 實爲陽明體認透徹 指示學者 如示諸掌 吾人當如其所言 以致其知 此反覆丁寧之意 幸勿視爲老生常談 復次 世俗是非之辯 如莊子所謂「此亦一是非 彼亦一是非」 羣言淆惑 游騎無歸 不知良知實爲真宰 如鑑之明 胡來胡見 漢來漢見 如衡之平 輕者自輕 重者自重 雖用智自私 詐僞百出 而良心之責備 未嘗不知 嘗觀有史以來 天下之亂 莫不由於是非倒置 好惡不公 反之 則是非明而人心正 好惡公而世道平 是非之辯 實治亂之機 可不慎哉 陽明說「良知只是個是非之心 是非只是個好惡 只好惡 就盡了是非 只是非 就盡了萬事萬變 又曰 是非兩字是個大規矩 巧處則存乎其人」 此段尤爲簡括 末後兩語 深入精微 學者切己體認 方知良知是知非 而

實無是非非 一龍溪謂陽明居越以後 所操益熟 所得益化 時時知是非 時時無是非 開口即得本心 更無假借湊泊 如赤日麗空 而萬象自照 如元氣運於四時 而萬化自行 亦莫知其所以然也 此言陽明所得 直至時時無是非 此所謂無是非 如無心鏡像 照而常空矣

惡鄉愿

「孔子曰 鄉愿德之賊也」 蓋以其似德非德 而反亂乎德 故以爲德之賊 而深惡之 孟子末篇引孔子之言 以痛論鄉愿之偽 言之甚切 其後陽明因弟子問鄉愿與狂 一陽明曰 鄉愿以忠信廉潔 見取於君子 以同流合汙 無忤於小人 故非之無舉 刺之無刺 然究其心 乃知忠信廉潔 所以媚君子也 同流合汙 所以媚小人也 其心已破壞矣 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狂者志存古人 一切紛囂俗染 舉不足以累其心 真有鳳凰翔於千仞之意 一克念即聖人矣 惟不克念 故闕略事情 而行常不掩 惟行不掩 故心尙未壞 而庶可與裁 曰 鄉愿何以斷其媚世 曰 自其譏狂狷知之曰 何爲踽踽涼涼 生斯世也 爲斯世也 善斯可矣 故其所爲皆色取不疑 所以謂之似 然三代以下 士之取盛名於時者 不過得鄉愿之似而已 究其忠信廉潔 或未免致疑於妻子也 雖欲純乎鄉愿 亦未易得 而况聖人之道乎 曰 狂狷爲孔子所思 然至於傳道不及琴張輩 而傳曾子 豈曾子乃狷者乎 曰不然 琴張輩狂者之稟也 雖有所得 終止於狂 曾子中之稟也 故能悟入聖人之道 辨黑白易 簡相似難 此論鄉愿之作偽 狂者之率真是

非好惡 一本於誠 一日薛尚謙 鄒謙之 馬子莘 王汝止侍坐 因歎先生自征甯藩以來 天下謗議益衆 請各言其故 有言先生功業勢位日隆 天下忌之者日衆 有言先生之學日明 故爲宋儒爭是非者亦日博 有言先生自南都以後 同志信從者日衆 而四方排阻者日益力 先生曰 諸君之言 信皆有之 但吾一段自知處 諸君俱未道及耳 諸友請問 先生曰 我在南都以前 尚有些子鄉愿的意思在 我今信得這良知 真是真非 信手行去 更不著些覆藏 我今纔做得箇狂者胸次 使天下之人 都說我不掩言也罷 尚謙出口 信得此過 方是聖人的真血脈 陽明自謂在南都以前 尚有些子鄉愿意思在 此蓋深惡鄉愿 而以此自警警人 非真有鄉愿意思在也 觀其後所言 以狂者自認 即可知其立言之旨矣 昔孔子以不得中行而與之 不得已而思其次 蓋以狂者之不失其真也 若鄉愿之似是而非 以僞亂真 所謂惡莠恐其亂苗也 惡鄭聲恐其亂樂也 至曰 過我門而不入我室 我不憾焉者 其唯鄉愿乎 鄉愿不可與適道 孔孟惡之 陽明亦惡之 吾人宗孔孟而學陽明 當如陽明所言 信得這良知 真是真非 信手行去 不可有些子鄉愿意思在也 至世儒俗見 謬說陽明學爲虛誕 不知陽明之學 一本良知 躬行實踐 所謂一真一切真 無往而非真 若彼支離之學 影響之說 業識茫茫 無本可據者 真是一僞一切僞 不特爲鄉愿之流 斯直所謂邪惡矣 孟子曰 君子反經而已矣 經正則庶民興 庶民興 斯無邪惡矣 此則吾黨所宜勉也

陽明學論著

徐頌堯

易學發微

艮止與坤藏

易曰 艮以止之 又曰 艮 止也 又曰 艮其止 止其所也 釋曰 大學知止而后有定 從大易艮卦入手也 艮卦上下皆山 山者寂然不動 壺之地文三昧也 法象取乎兼山者 身心兩定也 艮止之極 則復歸於坤 易曰 坤也者 地也 亦寂靜之象也 又曰 坤至柔而動也剛 至靜而德方 後得主而有常 又曰 乾以君之 坤以藏之 成湯歸藏之易 以坤卦爲首 故知聖人修持 以寂靜爲矯矢 未有不先入乎坤者也 入乎坤 而後能觀乎復 復者 坤之動也 觀乎復 然後能圓證乎乾 故曰 後得主而有常也 主卽乾元面目也 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是也 介於坤乾之際者 復卦也 至統攝坤復之妙者 艮卦也 大哉艮乎 微艮 焉能返於坤而觀於復乎 故易曰 成言乎艮 又曰 終萬物始萬物者 莫盛乎艮也

龍德與天德

老子揭玄德與常德 孔子揭龍德與天德 詞雖異而義實同也 德者妙明真性之體 以其微妙難思 故號之曰玄 以其真常不易 故號之曰常 以其神用莫測 故喻之爲龍 以其高明廣大 故配之以天 易乾文言曰 潛龍勿用 龍德而隱者也 見龍在田 龍德而正中者也 飛龍在天 乃位

乎天德 用九 天德不可爲首也 中庸曰 眈眈其仁 淵淵其淵 浩浩其天 苟不果聰明聖知達天德者 其孰能知之 釋曰 乾卦六爻 皆以龍爲喻 龍之爲物 神化莫測 隱顯無方 喻性德之用 法性以涵養而日粹 九五之位 全契乾元統天境界 故又稱天德 中庸眈眈其仁三句 正示證天德之象也 眈眈者 渾厚而不分也 淵淵者 如大海之靜深而無極也 浩浩者 如太虛之寥廓而無垠也 九五飛龍 位於天德 可謂儒宗之極證矣 然雖高明廣大 統法界而無邊 實皆從隱微靜密工夫中來 初九潛龍 洗心退藏之象也 養之久 則見龍在田矣 更須退藏以養之也 於是或躍在淵矣 聖人之道 純以潛密靜定爲主 內養純真 習氣漸消 性德日粹 自然發揚光大 如天體之浩浩而莫窮矣

用九與用六

乾卦用九 坤卦用六 乾之爻詞曰 用九 見羣龍無首吉 象曰 用九 天德不可爲首也 文言曰 乾元用九 乃見天則 坤之爻詞曰 用六 利永貞 象曰 用六永貞 以大終也 按爻詞乃周公所繫也 象詞乃孔子所繫也 用九用六之意 自來釋經者 言之而未盡也 茲爲申其義曰 七爲少陽 靜而不變 九爲老陽 動而變陰 八爲少陰 靜而不變 六爲老陰 動而變陽 此其陰陽反覆 循環無端 不可爲典要 若用七與用八 則乾者永乾 坤者永坤 既無變化 卽不能互攝互入 相資爲用矣 乾卦六爻皆用九 則不改乾體而成坤用 不惟可資大始 亦且可作成物

約修乃卽照而寂 卽用而藏 卽動而止 故六龍之變化 妙無端倪 無迹可擬 壺子未始出吾
宗之妙也 故用九見羣龍無首者 見見之中絕見聞 見聞不作見聞用 超乎聲色之外矣 三平所
謂卽此見聞非見聞 無餘聲色可呈君也 楞嚴所謂知見無見 斯卽涅槃無漏眞淨也 混乎見聞之
跡 而相契乎聲色之外（色處全見 盡見不住 聲處全聞 盡聞不住 一一銷歸本源自性 百丈
野鴨子公案可參） 故曰 乾元用九 乃見天則也

坤卦六爻皆用六 則動而變陽 不改坤體而成乾用 不惟可以大終 終而復始 可以順承乎天
而資大始矣 故曰 德合無疆 無疆者 乾元之德也 坤動而承乾 則與天合德 而爲天行之健
矣 若約修證 乃卽寂而照 卽止而動 不離寂定而現威儀之妙也 如上所述 用九者 陽動而
陰合 用六者 陰動而陽合 周子太極圖說曰 一動一靜 互爲其根 契此義也 老子曰 無爲
而無不爲 契坤用六之義也 又曰 爲之而無以爲 契乾用九之義也

永嘉禪師奢摩他頌曰 恰恰用心時 恰恰無心用 無心恰恰用 常用恰恰無 此頌頗契用九與用
六之妙 恰恰用心 恰恰無心 乾元用九 卽有卽無也 無心恰恰用 坤卦用六 恆寂恆動也
肇法師曰 經稱聖人無爲而無所不爲 無爲故雖動而常寂 無所不爲故雖寂而常動 雖寂而常
動 故物莫能一 雖動而常寂 故物莫能二 物莫能二 故逾動逾寂 物莫能一 故逾寂逾動
所謂逾動逾寂 乃陽變陰合 正乾元用九之旨也 逾寂逾動 乃陰變陽合 正坤卦用六之旨也

是知用九用六之義 貫通三教 範圍禪玄而莫能違也

妙感與妙通

易以無思爲體 感通爲用 而云妙者 無心之感也 無心之感 寂而感也 繫辭傳曰 易 無思也 無爲也 寂然不動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非天下之至神 其孰能與於此 夫寂然不動 正心境兩忘 大定時也 定中有動機現 而忽真知朗照 通於天下之故 天下之故 外境也 事物也 然真知之感通 如陽光之照暗 朝曦一昇 諸暗悉化爲明 真知朗照 物物融爲自心境界 境智融通 道通爲一 非天下之至神 其孰能與於此哉 此寂感圓通 卽大學格物之正解 故云物格而後知至 聖學精微 豈俗儒所能識哉

寂而感 於卦爲咸 寂而通 於卦爲晉 咸感也 彖曰 觀其所感 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王氏曰 君子之學 致虛所以立本也 咸者 無心之感也 儒者諱言虛寂 夫子於咸 發感應之理 詳言之 何也 蓋天下之感 皆生於寂 而其應也 皆本於虛 虛以適變 寂以神感 世儒泥於典要思爲 昧夫所謂虛寂之體 聖學所以不明 造化或幾乎息矣 楊氏曰 如水之鑑萬象 水常止而萬象自動也 如天地之相感而未嘗不寂然也 予按莊子曰 夫虛靜恬淡 寂漠無爲者 天地之平 而道德之至 故帝王聖人休焉 此正寂感之妙 聖人感天下之心 一如寒暑雨暘 無不通而無不應者 無心任運之妙也 故知寂而通者 於知爲真知 於德爲明德 心華發明 乃大易

之青紫 入聖之鑪輔也

由性靈文字推論佛學孔學陽明程朱

聶雲台

新文學家某君 選定明代性靈文字十家 其中九人爲佛學 持戒極謹嚴者 某君不好佛學 何以所選者適爲佛學家 可知此數人外 求性靈文字 不可多見也 何謂性靈 卽天趣活潑是也 藝術之高者 如詩書畫 皆由天籟而發 惟佛學修養 或佛學遺傳 則能心胸開曠 活潑高明 故魏晉以來 二千年間 詩文書畫 雕塑建築 乃至文治武功 皆佛學家占其重要地位 魏晉如曹子建 陶淵明 王羲之 謝靈運 謝安等 其最著者 唐代則一切佛學文字 無不出於 歐 虞 褚 柳 顏李之手 李 杜 王 白 各有贊佛學禪之詩 名相則 房 杜 姚 宋 長孫 裴 李 皆佛弟子 宋代禪學復昌 名相名儒 名詩書家 十之九出於佛學 二千年來 開國之君相 皆崇拜佛法 而其時人才極盛 及其衰亡 則大抵毀佛 而政治紊亂 清代初期君相 皆崇拜佛法 其後因入股關係 定朱注四書爲功令 朱注最詆佛學 程朱之勢盛 佛法由是大衰 一切學術退化 無復可觀 嘉道以後 學術事功可稱者 仍出於佛 如魏源 龔自珍 皆深於佛學 林文忠 曾文正 皆信重佛法 然全國學子 受入股程朱之毒已深 頑固閉塞 道德墮落 國事遂不可爲 同時東鄰盛講陽明之學 施之於政治教育 竟致其國於強大 所謂陽明之學者何 卽合佛孔爲一鑪 發明格物致知 以期造於誠意毋自欺之域（註一）故見諸行事者 皆切實有用

程朱之徒 因其禪學相近 痛加排斥 然而事實勝於雄辯 陽明先生 道德文章 政治軍略 數千年來 少有其比（註二）蓋格去私心之物欲 以致天良之知覺 佛法與孔道 初無二致 陽明之學 乃直接孔曾心傳 發明入聖之門 其功不在禹下 故傳其學者 亦皆卓然有所成就（註三）明代氣節之士 多爲陽明學者 事實昭彰 豈容抹殺 宋代程朱之學徧南北 而宋史忠義傳 列死難者 四百餘人 無一程朱之徒（註四）其學之無實效 可以概見 八百年來 性靈文字 偉大事業 出於純粹程朱學者 殆無一可指數 所以然者 程朱之學 私心自用 違背孔義 其最大錯誤 在竄改經文 撇開誠意 正心 而言格物 致知（註五）妄添格物一章 言格物致知爲「卽凡天下之物 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云云 指導學者 使之向外馳求（註六）而將下文「致知而後意誠」及所謂誠其意者 毋自欺也」兩句 置於不顧 如此而格物 則天良愈晦 如此而致知 則私欲愈多 爲其學者 意必固我（註七）矯強作僞 其說理閃爍模稜 而無確實究竟之結論 數百年來教育 被此等空氣所籠罩 性靈全被汨沒 造成鄉愿虛僞之社會（註八）使全民族奄奄無生氣 以有今日之現象 學術之影響於國家者 如此其鉅也 吾故於性靈文字 而推論二千年來歷史所受佛法之利益（註九）及近代尊程朱毀佛法所得之惡影響 從知佛法實能陶淑性靈 培養志氣 去聖日遠 大道久晦 故講孔孟經世之學者 亦賴佛經之證明 而後能使明德親民 日新又新之旨 發揮光大 使國民受其福利 今人動言佛法 爲虛玄消極 不適進步時代之需要

蓋由不研究 少讀書之過也

注一 佛經數千冊 說深說淺各不同 要不離乎 格物 致知 誠意 正心 爲下手功夫

明德 親民 爲進修職志 知止有定 靜 安 慮 得 爲行持方法

注二 陽明詩字與文皆極高 曾文正公選其文 稱爲光明俊偉 可見其胸次浩大 由於修養

之功

注三 林選性靈文字 有數人爲陽明學家

注四 出毛奇齡四書改錯 毛爲清代經學大家 其言曰 朱注無一不錯

注五 大學原文「欲誠其意者 先致其知 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後知至 知至而後意誠 意

誠而後心正」可知格物 乃格去心中物欲之蒙蔽 以致良心之自知 始能誠意而不自

欺也

注六 程朱之解格物致知 與孔學佛學 教人向內心省克者 適相反（未完）

此論曾載弘化月刊因見其闡揚王學文義正確特爲選錄以餉同學 編者謹識

陽明與達摩合論

王心湛

竊謂儒家之有陽明 猶佛氏之有達摩 何以言之 達摩西來 傳佛心宗 陽明崛起 直指良知 儒佛之道 由是得繼往開來 傳之無窮 其迹雖異 其道則同 誠如孟子所言 易地則皆然也 若世俗之儒 以禪詆陽明 今吾以陽明擬達摩 必又詆爲非倫 或以吾爲異端 此則俗士不可以語於道者 束於教也 不知儒之與佛 同一大事 世出世間 殊途同歸 明乎此 是一是一 不關閩 繼承道統 實由宗門互證而得之 吾非崇佛抑儒而爲此言 蓋有見於儒佛之不二也 至於達摩之後 六葉傳燈 五宗續焰 獲菩提者 不可勝數 陽明亦弟子徧天下 人能弘道 豈不信歟 如今 學絕道喪 有待於豪傑之興 安得如陽明達摩者 道濟天下之溺也

陽明文選

答歐陽崇一

崇一來書云 師云「德性之良知 非由於聞見 若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 多見而識之 則是專求之見聞之末 而已落在第二義」 竊意良知雖不由見聞而有 然學者之知 未嘗不由見聞而發 滯於見聞固非 而見聞亦良知之用也 今曰落在第二義 恐爲專以見聞爲學者而言 若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 似亦知行合一之功夫 如何

良知不由見聞而有 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 故良知不滯於見聞 而亦不離於見聞 孔子云「吾有知乎哉 無知也」 良知之外 別無知矣 故致良知是學問大頭腦 是聖人教人第一義 今云專求之見聞之末 則是失卻頭腦 而已落在第二義矣 近時同志中 蓋已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說 然其功夫尙多鶻突者 正是欠此一問 大抵學問功夫 只要主意頭腦是當 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爲事 則凡多聞多見 莫非致良知之功 蓋日用之間 見聞酬酢 雖千頭萬緒 莫非良知之發用 流行 除却見聞酬酢 亦無良知可致矣 故只是一事 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 則語意之間 未免爲二 此與專求之見聞之末者 雖稍不同 其爲未得精一之旨 則一而已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 多見而識之 旣云擇 又云識 其良知亦未嘗不行於其間 但其用意乃專在多聞多見上去 擇識 則已失却頭腦矣 崇一於此等處 見得當已分曉 今日之問 正爲發明此學 於同志中極

有益 但語意未瑩 則毫釐千里 亦不容不精察之也

來書云 師云「繫言何思何慮 是言所思所慮只是天理 更無別思別慮耳 非謂無思無慮也

心之本體 即是天理 有何可思慮得 學者用功 雖千思萬慮 只是要復他本體 不是以私意

去安排思索出來 若安排思索 便是自私用智矣」 學者之蔽 大率非沈空守寂 則安排思索

德辛壬之歲著前一病 近又著後一病 但思索亦是良知發用 其與私意安排者何所取別 恐

認賊作子 惑而不知也

思曰睿 睿作聖 心之官則思 思則得之 思其可少乎 沈空守寂與安排思索 正是自私用智

其爲喪失良知 一也 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 故良知即是天理 思是良知之發用 若是良知

發用之思 則所思莫非天理矣 良知發用之思 自然明白簡易 良知亦自能知得 若是私意安排

之思 自是紛紜勞擾 良知亦自爲分別得 蓋思之是非邪正 良知無有不自知者 所以認賊作子

正爲致知之學不明 不知在良知上體認之耳

來書又云 師云「爲學終身只是一事 不論有事無事 只是這一件 若說甯不了事 不可不加

培養 卻是分爲兩事也」 竊意覺精力衰弱 不足以終事者 良知也 甯不了事 且加休養

致知也 如何却爲兩事 若事變之來有事勢不容不了 而精力雖衰 稍鼓舞亦能支持 則持志

以帥氣可矣 然言動終無氣力 畢事則困憊已甚 不幾於暴其氣已乎 此其輕重緩急 良知固

未嘗不知 然或迫於事勢 安能顧精力 或困於精力 安能顧事勢 如之何則可
甯不了事 不可不加培養之意 且與初學如此說 亦不爲無益 但作兩事看了 便有病痛 在孟
子言必有事焉 則君子之學 終身只是集義一事 義者宜也 心得其宜之謂義 能致良知則心得
其宜矣 故集義亦只是致良知 君子之酬酢萬變 當行則行 當止則止 當生則生 當死則死
斟酌調停 無非是致其良知 以求自慊而已 故君子素其位而行 思不出其位 凡謀其力之所不
及 而強其知之所不能者 皆不得爲致良知 而凡勞其筋骨 餓其體膚 空乏其身 行拂亂其所
爲 動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者 皆所以致其良知也 若云甯不了事 不可不加培養者 亦是先
有功利之心 計較成敗利鈍 而愛憎取舍於其間 是以將了事自作一事 而培養又別作一事 此
便有是內非外之意 便是自私自用智 便是義外 便有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病 便不是致良知以求
自慊之功矣 所云鼓舞支持 畢事則困憊已甚 又云迫於事勢 困於精力 皆是把作兩事做了
所以有此 凡學問之功 一則誠 二則僞 凡此皆是致良知之意欠缺一真切之故 大學言誠其意
者 如惡惡臭 如好好色 此之謂自慊 曾見有惡惡臭 好好色 而須鼓舞支持者乎 曾見畢事
則困憊已甚者乎 曾有迫於事勢困於精力者乎 此可以知其受病之所從來矣
來書又有云 人情機詐百出 御之以不疑 往往爲所欺 覺則自入於逆億 夫逆詐卽詐也 億
不信卽非信也 爲人欺又非覺也 不逆不億 而常先覺 其唯良知瑩徹乎 然而出入毫忽之間

背覺合詐者多矣

不逆不億而先覺 此孔子因當時人專以逆詐億不信爲心 而自陷於詐與不信 又有不逆不億者 然不知致良知之功 而往往又爲人所欺詐 故有是言 非教人以是存心 而專欲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 以是存心 卽是後世猜忌險薄者之事 而只此一念 已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 不逆不億而爲人所欺者 尙亦不失爲善 但不如能致其良知而自然先覺者之尤爲賢耳 崇一謂其唯良知瑩徹者 蓋已得其旨矣 然亦穎悟所及 恐未實際也 蓋良知之在人心 亘萬古 塞宇宙 而無不同 不慮而知 恆易以知險 不學而能 恆簡以知阻 先天而天不違 天且不違 而况於人乎 况於鬼神乎 夫謂背覺合詐者 是雖不逆人而或未能無自欺也 雖不億人而或未能果自信也 是或常有求先覺之心而未能常自覺也 常有求先覺之心 卽已流於逆億而足以自蔽其良知矣 此背覺合詐之所以未免也 君子學以爲己 未嘗處人之欺己也 恆不自欺其良知而已 是故不欺則良知無所僞而誠 誠則明矣 自信則良知無所惑而明 明則誠矣 明誠相生 是故良知常覺常照 常覺常照如明鏡之懸 而物之來者自不能遁其妍媸矣 何者 不欺而誠 則無所容其欺 苟有欺焉而覺矣 自信而明 則無所容其不信 苟不信焉而覺矣 是謂易以知險 簡以知阻 子思所謂「至誠如神可以前知者也」 然子思謂如神 謂可以前知 猶二而言之 是蓋推言思誠者之功效 是猶爲不能先覺者說也 若就至誠而言 則至誠之妙用卽謂之神 不必言如神 至誠則無知而無不知 不必言可以前知矣

別湛甘泉序

顧子沒而聖人之學亡 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軻 終又二千餘年而周程續 自是而後 言益詳 道益晦 析理益精 學益支離 無本而事於外者 益繁以難 蓋孟氏患楊墨 周程之際 釋老不行 今世學者 皆知宗孔孟 賤楊墨 擯釋老 聖人之道 若大明於世 然吾從而求之 聖人不得而見之矣 其能有若墨氏之兼愛者乎 其能有若楊氏之爲我者乎 其能有若老氏之清淨自守 釋氏之論 究心性命者乎 吾何以楊墨老釋之思哉 彼於聖人之道異 然猶有自得也 而世之學者 章繪句琢以誇俗 詭心色取 相飾以僞 謂聖人之道 勞苦無功 非復人之所可爲 而徒取辯於言詞之間 古之人有終身不能究者 今吾皆能言其略 自以爲若是亦足矣 而聖人之學遂廢 則今之所大患者 豈非記誦詞章之習 而弊之所從來 無亦言之太詳 析之太精者之過歟 夫楊墨老釋學仁義 求性命 不得其道而偏焉 固非若今之學者 以仁義爲不可學 性命之爲無益也 居今之時 而有學仁義 求性命 外記誦詞章而不爲者 雖其陷於楊墨老釋之偏 吾猶且以爲賢 彼其心猶求以自得也 夫求以自得 而後可與之言學聖人之道 某幼不問學 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 而始究心於老釋 賴天之靈 因有所覺 始乃沿周程之說求之 而若有得焉 顧一二同志之外 莫予翼也 岌岌乎仆而後興 晚得友於甘泉湛子 而後吾之志益堅 毅然若不可遏 則予之資於甘泉多矣 甘泉之學 務求自得者也 世未之能知 其知者且疑其爲禪 誠禪也 吾

猶未得而見 而况其所志卓爾若此 則如甘泉者 非聖人之徒歟 多言 又烏足病也 夫多言不足
足以病甘泉 與甘泉之不爲多言病也 吾信之 吾與甘泉友 意之所在 不言而會 論之所及
不約而同 期於斯道 斃而後已者 今日之別 吾容無言夫 惟聖人之學 難明而易惑 習俗之
降 愈下而益不可回 任重道遠 雖已無俟於言 顧復於吾心若有不容已也 則甘泉亦豈以予言
爲緩乎

大學古本序

大學之要 誠意而已矣 誠意之功 格物而已矣 誠意之極 止至善而已矣 止至善之則 致知而已矣 正心 復其體也 修身 著其用也 以言乎己 謂之明德 以言乎人 謂之親民 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是故至善也者 心之本體也 動而後有不善 而本體之知 未嘗不知也 意者 其動也 物者 其事也 致其本體之知 而動無不善 然非卽其事而格之 則亦無以致其知 故致知者 誠意之本也 格物者 致知之實也 物格則知致意誠而有以復其本體 是之謂止至善 聖人懼人之求之於外也 而反覆其辭 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 是故不務於誠意 而徒以格物者 謂之支 不事於格物 而徒以誠意者 謂之虛 不本於致知 而徒以格物誠意者 謂之妄 支與虛與妄 其於至善也遠矣 合之以敬而益纒 補之以傳而益離 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 去分章而復舊本 傍爲之本以引其義 庶幾復見聖人之心 而求之者有其要 噫 乃若致知 則存乎心悟 致知焉盡矣

陽明詩選

居越詩三十四首 正德辛巳年歸越後作

歸興二首

百戰歸來白髮新 青山從此作閒人 峯攢尙憶衝蠻陣 雲起猶疑見虜塵 島嶼微茫滄海暮 桃花爛熳武陵春 而今始信還丹訣 卻笑當年識未真

其二

歸去休來歸去休 千貂不換一羊裘 青山待我長爲主 白髮從他自滿頭 種果移花新事業 茂林修竹舊風流 多情最愛滄州伴 日日相呼理釣舟

次謙之韻

珍重江船冒暑行 一宵心話更分明 須從根本求生死 莫向支流辨濁清 久柰世儒橫臆說 競搜物理外人情 良知底用安排得 此物由來自渾成

再遊浮峯次韻

廿載風塵始一回 登高心在力全衰 偶懷勝事乘春到 况有良朋自遠來 還指松蘿尋舊隱 撥開雲石剪蒿萊 後期此別知何地 莫厭花前勸酒盃

夜宿浮峯次謙之韻

日日春山不厭尋 野情原自懶朝簪 幾家茅屋山村靜 夾岸桃花溪水深 石路草香隨鹿去 洞門
蘿月聽猿吟 禪堂坐久發清磬 却笑山僧亦有心

再游延壽寺次舊韻

歷歷溪山記舊蹤 寺僧遙住翠微重 扁舟曾泛桃花入 歧路心多草樹封 谷口鳥聲兼伐木 石門
煙火出深松 年來百計俱衰薄 獨有尋幽興尙濃

碧霞池夜坐

一雨秋涼入夜新 池邊孤月倍精神 潛魚水底傳心訣 棲鳥枝頭說道真 莫謂天機非嗜欲 須知
萬物是吾身 無端禮樂紛紛議 誰與青天掃宿塵

秋聲

秋來萬木發天聲 點瑟回琴日夜清 絕調迴隨流水遠 餘音知入晚雲輕 洗心真已空千古 傾耳
誰能辨九成 徒使清風傳律呂 人間瓦缶正雷鳴

林汝桓以二詩寄次韻爲別

斷雲微日半晴陰 何處高梧有鳳鳴 星漢浮槎先入夢 海天波浪不須驚 魯郊已自非常典 膳肉
實爲脫冕行 試向滄浪歌一曲 未云不是九韶聲

其二

堯原人人學可齊 昔賢斯語豈無稽 君今一日真千里 我亦當年苦奮迷 萬理由來吾具足 六經原只是階梯 心中儘有間風月 何日扁舟更越溪

月夜二首 與諸生歌於天泉橋

萬里中秋月正晴 四山雲靄忽然生 須臾濁霧隨風散 依舊青天此月明 肯信良知原不昧 從他外物豈能撓 老夫今夜狂歌發 化作鈞天滿太清

其二

處處中秋此月明 不知何處亦羣英 須憐絕學經千載 莫負男兒過一生 影響尙疑朱仲晦 支離羞作鄭康成 鏗然舍瑟春風裏 點也雖狂得我情

秋夜

春園花木始菲菲 又是高秋落葉稀 天迴樓臺含氣象 月明星斗避光輝 間來心地如空水 靜後天機見隱微 深院寂寥羣動息 獨憐烏鵲繞枝飛

夜坐

獨坐秋庭月色新 乾坤何處更間人 高歌度與清風去 幽意自隨流水春 千聖本無心外訣 六經須拂鏡中塵 却憐擾擾周公夢 未及惺惺陋巷貧

心漁爲錢翁希明別號題

錢翁德洪父五歲雙髻好古博學能詩文

有漁者歌曰 漁不以目唯以心 心不在魚漁更深 北溟之鯨殊小小 一舉六鼈未足歎 敢問何如其爲漁耶 曰吾將以斯道爲網 良知爲綱 太和爲餌 天地爲魴 絜之無意 散之無方 是謂得無所得 而忘無可忘者矣

附刊

王心澹

南樓課子圖記

嗚呼 南樓課子圖者 吾母教不肖兄弟之遺影也 樓在山陰下方橋 其地距城三十里 山水清幽

沃野彌望 居民萬戶 有市里許 市後數百步 有村曰潭家澗 比隣百餘家 屋皆宏敞 宅前

臨水 有板橋咫尺 則吾家舊址焉 宅之南樓 吾母居之 曾課不肖兄弟於是中 樓之南北皆窗

兩山相對 金帛排前 玉屏列後 雜樹掩護 山色清麗 山去吾宅可一里 間以港壤 漁艇疎

林 風景如畫 樓中金石圖書 羅列几案 朝夕觀摩 殊有興趣 吾母嘗伏案手寫佛經 不肖兄

弟則左右侍坐 執卷吟誦 雖弱不好學 自覺樂在其中 其後不肖兄弟浸長 出就外傳 及暮歸

吾母必倚門而望 一日見隔岸平疇 農夫耨而不輟 因謂不肖曰 服田力穡乃有秋 汝輩求學

亦如之 嗚呼 當時情景 明發有懷 歷歷如在 乃木欲靜而風不止 親已往而不可還 吾母之

沒 忽焉九載 樓宇既毀於隣火 不肖兄弟又東西南北 長違鄉土 不爲紀述 無以傳後 因記

崖略 乞杏芬老人 繪爲是圖 因物傳心 聊志追慕 詩云 我心憂傷 念昔先人 每誦斯言

泣然泣下 後之子孫 能繼吾志 其念之哉 民國七年六月 不肖心澹謹記於大慈悲室

吾母卒於紀元前一年 閱九載而圖記始作 迄今又二十三年矣 永叔表阡 何時得就 右軍誓

墓 此意誰知 噫 未能立身行道 揚名於後世 庶幾夙興夜寐 無忝爾所生 披圖誌此 永

壽無窮 三十年九月心滿謹識

心滿道兄六十誕辰因拈舊題爲壽

惟壽無量心淨光 惟命何常達情忘 惟身何樂法自將 慎修思永厥祖良

龍筠

非 責 品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年 十 月

陽 明 學 社 出 版

社 址 上 海 愷 自 通 路 仁 昌 里 二 十 號